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七十四至七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顧廷瑜

格物通卷七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任將下

班固白虎通曰大夫將兵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臣若水通曰將權惟其重而已將將惟其賢而已蓋必將大夫所以尚賢也不御盛威所以重其權也權重故士卒一心是故聞將命不聞君命所以一其心

也心一則無敵於天下矣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其斯之謂乎雖然使之一心於將者乃所以一心於君也後之人君必求一心之將以專任之而勿疑哉

陸贄告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覈其計謀

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之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決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

心雖有所懲亦無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意衰

臣若水通曰古之將將之道始焉擇之精既焉任之專夫選惟精則我之志不疑任惟專則彼之權不撓不然上失其所以待將之道下無以盡其為將之才而衛内捍外之功不可冀矣唐之中葉回紇吐蕃出沒無常有一子儀幸而成功猶未能以盡用也況其他乎若德宗猜疑之心固非任將之道也矧有權臣

如延齡在内而大將能立功矣乎其能免乎是故咫尺長安而不得見李懷光始有負功而叛者矣嗚呼此固陸贄拳拳之意也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國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天下太平矣

臣若水通曰岳飛者所謂才德兼全文武具備者也故一鼓而破楊么使遂長驅而北則中原可復矣而秦檜殺之遺千載無窮之恨也飛之被殺固飛之不幸乃亦宋室之不幸也檜之殺飛固檜之罪亦高宗之罪也使高宗剛明獨斷察檜之奸而必去之知飛之忠而專任之則故物可計日而克復也不幸而至於斯非天乎或曰古之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飛

初為將必有命辭也為飛者知奸臣之誤國而必將害已引命將之制拜表陳情而不受召必長驅收復中原然後歸而請罪則宋之祚未必絶也宗廟未必不血食也北寇未必亂中國而遺千載所無之禍也臣謂此亦一説矣然飛事親孝故事君忠豈恐為是哉

宋儒程頥上河東帥書云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

臣若水通曰後世學絶士無文武全才然必有豪傑之士出乎其間也人君苟得將之儒者而用之則招徠撫養有道皆自其學問心得中來也故升陑之師必在一德之賢矣舍儒將則不可程頤之言豈非真見哉

華陽范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

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内順治而外威嚴也

臣若水通曰將之無成功者必將非其人也將得其人矣而又無成功者相之不賢也内外之不一也故有吉甫於外必有張仲於内然後可成中興之功内外一德一心而功不成者未之有也雖然亦本於宣王之心之賢爾惟君之賢而後能擇相能擇相而後

能用將不然則秦檜在內雖有岳飛之賢將非但不能用爾殺身敗國之禍至矣可不戒哉

楊時上欽宗疏其畧曰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遛古實為之也奈何惜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

臣若水通曰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時之論姚古是

矣姚古知逗遛在軍法所必誅所以然者忍爾欽宗知姚古之不誅則人不效死是無太原重地也所以不行誅者亦忍爾自古之興亡多矣而未有如宋之慘者忍爾如人之患毒疽與命關者也潰之則痛而可生不潰之則忍而必死宋以禮義而興宜多歷年然都汴則立國已弱當盛之時北遷關中則猶可延祚而不能者忍爾北寇漸處中國而不去及其盛而各據而不能決戰乃南遷而都杭又忍而不決戰主

和議岳飛諸賢且受禍焉是又不忍又遷閩遷廣隱忍以死其禍毒矣如疽之大潰而不可救以死自古亡天下未有如是之慘者也噫可以為萬世戒矣

楊時擇將劄子有云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久沉下僚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為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

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臣若水通曰知人惟難而知將材者為尤難夫以趙括讀父書而人莫能難之及將兵而致敗則將材可以易知乎楊時請令兩制而上各以沉於下僚者上聞是欲嘗試之事也又令自負材武而人不知者得自陳是欲自審於己也二者無遺策矣雖然唐虞任官總言九德至於徂征有苗乃勤儉之禹也將才之選豈在他求哉

西山真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

臣若水通曰將也者三軍之司命也兵非可必勝者也全兵固守以活三軍之命者將之能也故兵以十全為上知其可戰不可戰而已此理勢之可必者也人君之於將求得如是之人而任之則萬全常勝之勢可保矣

國朝乙巳春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决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

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爾亦何暇論古法邪

臣若水通曰後世之談兵者不過坐作進退之節擊刺攻守之宜此其迹也臣恐探本之論不如是也何者克敵在兵制兵在將而任將則在君也是故明君慎擇其將而已矣將其賢也則呼吸之間變態百出如疾風之飄忽如迅雷之過耳用正用奇如鬼神之莫測安用夫六韜三略之舊哉韜略者無乃講於平時以開發吾之聰明者爾聦明在我則視聽隨寓而

用豈可定哉聖祖諭劉基之言可謂不泥於迹而獨能用其神者矣

乙巳八月太祖皇帝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覲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

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疆力數侵吳之疆場頼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臣若水通曰孟子之於梁襄王既告以定於一又告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觀皇祖命將出師以妄殺為戒其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其平一天下宜矣聖諭曰克敵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以廣恩為務群雄刼寇戡定禍亂非所謂克敵乎曰毋發邱壠毋毀廬墓務在輯睦非所謂樹德乎克敵者義也樹德者仁也以仁義之師為弔伐之舉此所以不嗜殺而除民虐應天命而一天下也歟

吳元年十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

輕也汝其慎之

臣若水通曰此我聖祖諭徐達常遇春北征中原之言其要在於識虛實其道在於壯威勢而已進退之機變通之宜所以運用乎此者爾此誠萬世將帥決勝萬全之術也後之為將者不可不取法於斯焉

洪武三年六月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兼陜西行都督府僉事温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

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故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義雖有勇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悍驕恣横之人雖能成功卒至敗亡者蓋勇有餘而仁智不足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為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臣若水通曰書云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夫功名之際難於保終也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鮮有不敗矣是故仁智也者保其位者也我太祖高皇帝之諭張溫而及於此焉實將帥保功名之藥石也後之為人臣者固當自保其終而為人君者亦當保臣之終焉

洪武六年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冦不能盡

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為爾言之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宇妻妾身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决勝爾又失算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取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黄金横帶馳騁於淄澠

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臣若水通曰丹書之戒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臣謂敬者天理之公怠者人欲之私公私係於一念之徼爾惟能敬則有憂勤惕厲之心而無怠惰荒寧之氣功以之崇業以之廣何所為而不成也皇祖與大將軍諸臣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殘寇尚未盡討譬

之為山九仞而功虧一簣也所以然者敬於始而怠於終爾皇祖責以四失起病之藥石也所以作其敬儆其怠御將之道至矣詩曰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我

皇祖以之

洪武十七年二月庚戌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

忌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
惟任將不専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
失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
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
破鋭蕪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
臣若水通曰御將之道有二曰専任曰篤信而已為
將之道有四曰識曰謀曰仁曰勇而已為將之道在
乎臣而御將之道在乎君此皇祖之見萬世不易之

論也若非有善御之君則雖有識謀仁勇之將車載斗量不能用也仰惟聖明銳意文徳不忘武備必修古遣將之法專閫外之制則可謂任之專矣遠譏間之口安展布之心則可謂信之篤矣能斯二者則穰苴樂羊豈無復見於今乎

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宋國公馮勝凉國公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廵邉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勿輕舉爾勝及左副將

軍傳友德宜還京師王率諸將駐陜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臣若水通曰兵者所以行征伐也征也者所以討人之不正也此我聖祖所謂待其有釁而後取之者也無釁而動是謂貪兵不但戕民之生抑以害民之財先王耀德不觀兵蓋以此爾我聖祖養靜待動之説誠得聖人用兵之道矣兵不濫用則食之者寡而君民之財足矣人君苟不體認於一念之間防乎欲以

存乎理其不玩兵而害財者幾希矣

洪武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為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為副征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邊寇上諭之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内無虞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力以副朕心凡有寇盜即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余汝嘉

臣若水通曰邦賴民以守民賴兵以衛兵雖所以安民亦或至於害民也我皇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以

義用兵以仁存心及命將備邊乃拳拳以弭盜安民為誡此邦本之所以固而天命之所以永也若秦皇黷武以至危亡漢武窮兵不免虛耗亦獨何哉

國朝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府遇有闕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

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各邊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阯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鴈翎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久黒漆鈚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鎖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剛甲水磨柳葉剛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馬赤甲之類

臣若水通曰此國朝軍器之制也夫征伐以將卒為先將卒以器械為命一有不備備而不美雖有良將

勇兵亦無如之何矣是故我朝於軍器極加意焉然歳久而事弊生器械不備備而不美者多矣何以壯士氣哉書曰詰爾戎兵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在今日所宜戒飭焉者也

格物通卷七十四

格物通卷七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六官

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冢猶長也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故謂之冢宰以其所主用人任職以平治天下故云統百官均四海何謂統百官異職用各因其才聯屬以歸於一也何謂均四海異

宜使各得其所調劑以得其平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敷布也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之事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又馴擾兆民使之各遂安養也先王之世教養出於一司徒實兼教養之事後世遂以司徒為專主錢穀之官教養遂分而為二非復先王之舊矣

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宗者以為祭祀所宗而得名伯言其為官之長也春官卿主國禮儀之事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如何為天神如祭天享帝及日月星辰寒暑四時水旱皆是如何為地祇如祭地於方丘及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類皆是如何謂人鬼如宗廟祖考及古昔帝王先聖先師忠臣烈士之類皆是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掌主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兵之用所以正人之不正乃政之大者馬乃軍政之急務故以馬名官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之政統御六卿之六軍平治諸侯邦國之不庭者使强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得其平也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謂之禁者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所以禁之於未然也詰者推鞫窮詢之謂秋官卿主冦賊法禁窮治姦慝以求其情誅刑暴亂之人使各當其罪也

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謂之司空者主國空土之事也冬官卿主國之土地以居士農工商之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也

禮記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臣若水通曰此即周官之綱而周官即其目也蓋明王奉若天道謂天下不可以一人理於是而建守天官大宰者天官之宰大宗者主六宗之事大史主天文之事大祝主祭祀祈禱大士治士者大卜主三兆三易者六大者即天官之屬也先之者以其所掌重

於他職也五官者與天官列而為六也五衆者五官屬吏之群衆也我國家稽古定制建官立法一本於此故今之六部即此之謂也而部之有司司之有郎中有貟外郎有主事多寡輕重斟酌損益則又有所謂監百王而成之者矣雖然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得人則庶政惟和萬國咸寧非其人適為國家之蠧馬爾是不可以不謹也程顥有言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本原之地實

有在於聖明者矣

周禮少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

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賔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臣若水通曰大事從其長者如庖人内外饔共王之食也小事專達者如宮人掌舍各為一官也官府之六職即太宰之六典也治職以節財用者分辨財用

會計也教職以懷賓客者賓興賢能也以事鬼神者
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祀也以聚百物者掌九穀六畜
也以除盜賊者比追胥施刑賞也以生百物者居四
民時地利也夫六官各六十屬為三百六十者所以
象周天之度也王者奉若天道以立六官所以法之
於天也是故大小相維巨細畢舉而邦治辨矣人君
之立官宜奉天地而不違勿或過焉勿或不及焉則
天道運於上地道位於下人極立於中而三才一矣

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冡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王者有天下之號建立也辨別也辨方者別東西南北之方也正位者正祖社朝市之位也體國者分營其國中以為宫城門涂如人之有四體也經野者畫治於野外以為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官如冡宰司徒之類職如掌治掌教之類為民極者言王先盡此六官之事以

為民之標凖也冡大也宰治也其屬則天官之屬邦治總六官之職佐助也均平也乃立天官冡宰使帥其屬以佐天子而均平天下先曰為民極者何也凡設官分職以為民也况冡宰六卿之長生民休戚所關朝廷政本所係得其人則輔導其主而善政日加於下如周召是也匪其人則壅蔽其主而虐政日加於下如唐之李林甫盧杞是也觀此則人君為天下擇相可不慎歟

地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地官之職也掌教者故謂之地官徒者衆也安擾為教之道也立地官掌教者將以盡民之性必敦典庸禮使各順其常是之謂安仁漸義摩使自得於性是之謂擾故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孟子曰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前後

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春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春官之職也春官者象春所立之官宗伯者以祭祀之宗主而名也不言司者神鬼非人所司也邦禮國家之典禮也其經有五其別三十有六以和邦國者即孔子所謂禮之用和為貴是也禮達而分定禮行而俗淳九族以之而惇敘萬邦

以之而恊和皆本於此宋儒司馬光曰禮之為用大矣信哉

夏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職也司馬為國典兵者也官以馬名兵之所資莫急於馬也國之大事在戎故獨謂之政政者用兵征伐以正彼之不正也其曰平邦國者王者之師無他在於禁暴正亂而已使强

不得以淩弱衆不得以侵寡而人皆得其平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此之謂也其視後世窮兵黷武甚至以中官典兵而辱天朝者何哉

秋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臣若水通曰此周禮秋官之職也秋官獨以寇名者何也天下之亂未有不始於群行攻刼者而刑以懲寇為急故曰司寇防奸之謂禁懲惡之謂刑嘗謂成

周之盛宜無事於刑矣而周禮於司寇一官獨拳拳
焉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刑者輔治之具豈可無哉故制為律令禁之於未
然所謂禁也加於有罪刑之於已然所謂刑也嗚呼
聖人仁之至義之盡於斯見矣

冬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土以佐王安擾邦
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之職也司空者掌土之官舜命伯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責則知掌邦土乃司空之職也凡所以興地利奠民居制封域别丘甸治溝洫設壇壝築城郭令力役作器物皆其職也至秦焚書簡編斷爛而漢得於煨燼之餘遂謂冬官亡矣而以考工記補之蓋不知工作特司空之一事爾幸而先儒互相參究而冬官不亡所以因其富庶而行其教則其佐王以安擾邦國可見矣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校正主馬之官屬於戎御以訓諸御使知義也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右者御戎之右也司士亦車右之官屬於戎右以訓勇力之士以供君之時使

而不逆也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言職佐奚為中軍尉而以絳為之司馬張老為之斥候也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言偃為鐸遏寇上軍尉之司馬以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言六閑之騶皆屬於程鄭訓羣騶使知禮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言為民之望譽也舉不失職官不失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臣若水通曰施舍者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者已止

逋責之事也逮鰥寡振廢滯惠及窮民振起困滯也
匡乏困救災患謂匡其貧困恤其患難也禁淫慝薄
賦斂謂禁止淫邪薄其租稅也宥罪戾節器用罪從
寛宥用從省節也時用民欲無犯者使民以時不縱
欲以奪之也魏相士魴魏頡趙武四人祖父皆有勞
於國故使為卿即冢宰之職也荀䝉荀會欒書之子
黶韓厥之子無忌四人為公族大夫訓子弟即司徒
主教之職也士渥濁為大傅脩士會執秩之法即秩

宗禮官也以右行名辛者能以數宣物定功故為司空也知弁糾能御以和正使為戎御知荀賓有力而不暴故為右戎又以祁奚鐸遏寇為中上軍尉以程鄭為乘馬御而司馬六騶皆其佐即夏官兼司寇也夫周制大國三卿晋以成公三年作六軍故有六卿六卿者六官之長晋悼公即位之始而如此君子是以知其克復霸業也人君之有天下者能因其迹而次第舉之亦主善為師之意也

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臣若水通曰午公子午即子庚也令尹官名楚上卿

執政者也子馮孫叔敖從子也莫敖亦官名箴尹連尹宮廐尹俱楚國之官也夫楚一國也而公子午以下九子萃焉九子之才必皆可用楚康能為官擇人事由以立此楚之所以强也孔子以衛靈公之能用人而曰夫如是奚其喪豈不信哉

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

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冦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臣若水通曰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歴正之官也玄鳥即燕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曰司分伯趙即伯勞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故曰司至青鳥即鶬鴳以立春

鳴立夏止故謂之司啓丹鳥即鷩雉以立秋來立冬
去謂之司閉是分至啓閉皆歴正之屬官也此上乃
天官也祝鳩即鷦鳩性孝使為司徒以立教鴡鳩即
王鴡鷙而有別使為司馬以立法鳲鳩平均為司空
以平水土爽鳩即鷹隼能鷙擊故為司寇以主盜賊
鶻鳩即鶻鵰故為司事以主禮務即宗伯也五鳩即
上五者并天官而六也鳩聚也民以聚為貴工正取
義於五雉蓋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也

九農取義於九扈扈者正也正民使不淫放工正九農二者司空司徒之屬也然則六官之名已見於少皡之世至周則備矣

漢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治豈有他哉黜陟幽明而已矣太守之於大司農崇卑懸絶也朱邑有治行之最即超選之則凡有才德者孰不奮庸熙帝之載哉若夫

限於資格則賢能與庸衆等爾此宣帝綜核名實所以成中興之治也歟為人君者盍取法焉

晉武帝泰始十三年以山濤為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每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且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臣若水通曰山濤晉之名吏部也常法吏部銓官專以資格則賢愚混滞而人主不得知天下之賢而急

親之也山濤必擇其才與資序當為者而參酌之以
入啓此則不外乎資格而不泥於資格者也為人君
者命吏部以資望參酌上聞即以列之內殿屏風朝
夕寓目又詢察而有得焉則書所謂真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六官之事皆得其賢而天下治矣
晉惠帝元康九年八月三公尚書劉頌上疏曰自近世
以来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
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行

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之職也唐虞之時明刑弼教呂刑之訓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禮刑相出入交濟者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劉頌上言治道其

亦當時刑罰不清之故歟然而習俗已成無臯陶以明刑無伯夷以降典已無勸懲之本豈能卒革以歸於正哉然則晉事可知已矣

北魏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狥於軍將斬之孝文帝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

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若水通曰此軍政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士之盜宜以軍法從事則賞罰明信而軍威振矣魏孝文乃欲赦之何以示威信乎司馬光曰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魏孝文知仁而無義宜罔功矣而無敗者豈非幸乎

齊主寳卷永元元年十二月魏主恪以侍中郭祚兼吏

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於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臣若水通曰此吏政也唐虞之時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有周之治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則官位豈可以不重惜耶然不得其人則憂得其人則喜可也若授之既以為得人矣而乃徘徊不舍豈宰相樂善之誠哉祚於是乎失相體矣

梁武帝天監六年十月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綜理百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人咸服其無私

臣若水通曰冢宰之任不在多能一公足矣又何必精力應對為哉惟公也故好惡以正而邪正自明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若狥私情則不賢者進而賢者退天下豈有不亂哉徐勉持正於梁武之朝而郤虞暠

之請其與李朝隱之裁抑僥倖賈黯之斥桑澤皆可以為吏部之法矣

梁天監十八年魏主詡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

臣若水通曰王者奉若天道以分官立職求其賢以治不賢也求其才以治不才也要在量度人物而得其平爾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亮不達此乃制年

格遂以一定之法用天下之才其害不既多乎沈滞者稱其能則賢才者稱其不能矣後世襲以為常竟不能易若亮者不獨害一時而且害後世者也

梁敬帝太平元年正月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臣若水通曰周禮周公所作治天下之書也泰在魏時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五代志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

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禄視其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

以下二葉，原書卷次訛誤

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臣謂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夫政由人生者也為治而不法先王不智也非其人而法之亦不智也設六典以建官周之制尚矣泰欲舉之於魏雖不可謂無志然以其時難矣非其法之難也得其人之難也知所以官人而遺其所以取人者知所以取人而遺其所以教人者皆不可也故始於教中於用終於任其致之之道必皆得其人然後可也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刑部侍郎闕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徃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也書云惟明克允又曰哲人惟刑天下之大命在於刑刑獄之大本在刑部必得明哲之賢以司之可也所司者不得其人吾見輕重失當民將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之法亂矣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斯言也欽恤之心藹然矣非所謂明哲

耶後世以妖書妖言遽概以為反而戮及人之妻孥三族而不恤者相去遠矣太宗慎重刑部之選而以委之道裕貞觀刑措之風其亦君臣同心之所致歟

唐睿宗景雲九年十二月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臣若水通曰此吏兵之職也天下文武而已矣文以致治武以定亂而天下之事畢矣吏部掌天下之文

臣兵部掌天下之武臣人才之臧否銓法之黜陟皆由之使不得其人則羣枉倖進仕路不清何望乎天下之治也睿宗付托衆賢而文武之選宿弊大革以啓開元君子漸朝之盛夫豈一日之積也哉

唐玄宗開元元年十月以姚元之同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臣若水通曰此古之大司馬兵官也天下兵機之遼

邊務之繁皆由於兵部姚元之以身任之樞機周密庶事畢舉其要在於默記而已苟存心於默記何所不至此元之之所以克稱厥職者歟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之善者也刑官之道修意為上修法次之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聽訟者其修法乎

畏志者其修意乎日知當則天時吏爭為酷乃能獨持平寛不行捶撻是不恃法也感悅無犯是修意矣噫理法會者尚當以日知為法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户部工部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道一而已矣在擇相為相之道一而已矣在知人相而知人則六官各得其職故六官之任各有所司宰相則兼統乎六官者也使宰相分判六曹則是宰相行六官之事而六曹為虛設矣豈古人設官之本意哉為人君者誠能公其心以任相為相者能公其心以任六官則六曹皆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矣又何待於分判耶崔造懲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令宰相分判六曹一時救弊之權爾要不可

為常法也

宋儒程顥上劄子於朝有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歴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職所以代天理物其道皆法之於天也天地通其氣四時運其化而萬物生焉是故因天地四時以建官而六職備舉則百度修萬化出

矣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是道也自兹以降法制寖壞治不古若宜哉惟我太祖高皇帝上監百王刻除舊弊掃歷代之陋習修成周之良規故六部之建用迄於今而聖子神孫守為家法不敢易也噫立法之善固如是哉

程頤曰人或以禮官為閑官頤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臣若水通曰禮官即古之大宗伯也夫宗伯於四時

之序為長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之序其責任亦匪輕矣苟不能周旋矩度以至於戾天理而乖人事將安逸其罪乎然則禮官豈閒散之任哉

楊時云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於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

臣若水通曰六卿所以代天工總庶職而冢宰又所以總六卿掌六典者也其任不亦大乎而任之可不知所重乎是故知六卿以冢宰為重則必求其人不敢忽矣忽冢宰則無冢宰矣無冢宰是無六卿也無六卿是無三百六十官也

華陽范祖禹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臣若水通曰周官三百六十而總之於六卿六卿總之於冢宰冢宰統之於君官不多故其人易擇而天下之政如出一人矣不猶領挈而裘順綱舉而網張者乎噫後世如唐之建官近之矣而無德以為之本此其治之所以不古若也求其可以繼周者非聖朝而何哉

國朝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勲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

内仍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户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理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户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户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燕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

則掌天下刑名徒隷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

臣若水通曰此國朝六官之制也六官得人而天下治矣故吏部得人而君子進矣户部得人而財用足矣禮部得人而禮樂興矣兵部得人而軍旅治矣刑部得人而刑罰清矣工部得人而百工飭矣夫君子進則財用足禮樂興軍旅治刑罰清百工飭然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中庸曰取人以身故欲得人者

又在於人君心身之徳始也伏惟聖神留意焉

格物通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七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修虞衡上貢賦附

易繫辭傳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臣若水通曰此是聖人制網罟之器以為佃漁取離卦之象也作者創始之名網以取獸曰佃罟以取魚曰漁網罟興於伏羲佃於山以取禽獸漁於澤以取魚鼈取諸離離者麗也二卦相麗又二火相麗又六

爻一陰一陽皆有兩目相承為網罟而物麗之之象也葢愛物者聖人之仁而不能不取之者義也為祭祀為賔客為充庖而不取者非義也竭山澤而盡取之者非仁也禁其利而不與民同者非仁非義也故文王之囿民以為小子釣不綱弋不射宿聖人取物之義愛物之仁同物之公盡之矣

書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修虞衡之初政也疇誰也若順也上下謂山林澤藪也虞者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地官帝舜言誰能順我山林澤藪草木鳥獸之性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各遂其生各得其所者而用之乎在朝衆臣同舉伯益帝舜乃然其舉呼益而命之曰汝作朕之虞官也夫聖人所以育萬物理陰陽足財用莫重於虞衡之官宋大儒程顥上王道劄子於朝亦必以此職為要務後之虞衡之官雖

設而其任太輕豈帝王爲治之意乎

詩國風騶虞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美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仁澤及於物而見王道之成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也豝牝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于作吁歎美之辭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仁獸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曰葭曰蓬生出壯盛則草木茂矣曰豝曰豵壹矢得五則禽獸多矣夫草木之茂非自茂也禽獸之多非自多也蓋由諸侯仁民之餘恩有以及之故茂且多爾詩人既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騶虞仁獸也諸侯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真所謂騶虞矣夫文王之化能使諸侯仁澤及物其廣如此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

久自有所不能已者豈智力之私所能及哉是則草木鳥獸虞衡之事也虞衡之修先王愛物之仁盡物之性而賛天地之化育者也君天下者可不務邪

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

臣若水通曰咸丘魯地焚咸丘者焚林而田也夫先王盛時山林川澤皆有厲禁而撙節愛養之意寓焉故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皆愛物之仁也推此心以及物所以鳥獸若草木蕃矣

春秋之時王政不行聖學不明仁民愛物之道息而
淫獵之事興矣

禮記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
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

臣若水通曰此聖王仁民愛物之政盡人物之性者
也居材者生養儲積其材用也秋冬為寒春夏為煖

上原為燥下澤為濕廣谷大川乃材用之所出也異制所謂順天時以興地利也其愛物之仁如此民生其間異俗異齊異和異制異宜謂其性情食味器械衣服因山川分氣而俗尚由之也教者三綱五典也俗者如上數事之異也政者禮樂刑政也俗雖不同而同於政教之道夫不同者人也其所同者天也故聖人之政不責同於人而求同於天天也者性之本也其仁民之政又如此

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臣若水通曰此王者順時漁獵所以廣仁也蓋物生有時春夏生長之時也於此時而山澤無檢制焉則天地之生意遏矣其何仁之有故先王立山澤之官而重為之防於十月之中獺得魚將食而祭天則魚長大矣然後得使漁人入澤梁以取魚焉於九月十

月之交豺得獸將食而祭天則獸壯長矣然後使得以田獵而取獸焉八月之時鳩化為鷹禽鳥之長也然後得以設罻羅以取禽鳥焉十月之時草木零落則生意歸根矣天地之氣肅殺矣然後斧斤得以入山林而取材木焉故春夏生長之時昆蟲未藏蟄則不以火而田恐傷昆蟲也麑䴠之小鳥之卵獸之孕胎者夭稚者巢將育者皆禁之不取不殺不殀不覆焉可見先王漁獵之制順天之時因地之利仁之至

義之盡也此所以鳥獸草木昆蟲無不咸若後世乃
有竭澤而漁焚林而狩者曾是以為仁義乎曾子曰
草木以時伐焉鳥獸以時殺焉短一樹殺一獸不以
其時非孝也人君為天之子其念之哉
月令曰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臣若水通曰此季夏之令也季夏樹木方盛王者命
山虞之官而廵行之所以禁其斬伐恐傷方盛之氣
也孟子論王道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也然則虞衡之修非其所當急者邪嗚呼王者之政山林有禁如此而後世之斬伐無時至於童其山而不恤者亦獨何哉

月令曰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臣若水通曰此孟冬之令也水虞漁師者澤衡之吏漁師善取魚者也賦者稅也收賦以正也戒侵削防濫取而使天子取怨於百姓兆民又言有犯者加罪

無赦也
月令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
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臣若水通曰此仲冬之令也蔬食野菜也野虞虞人
小吏也教道者教訓引導以取之之方法也仲冬之
時開山澤之禁故以此時教道之也所以教民共利
聖人之仁也戒其侵奪聖人之義也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臣若水通曰九職者民之職業也三農者山澤平地也九穀者黍稷稻粱秫菰麻麥荳也虞衡者掌山澤之官也藪者澤之無水處也牧牧地也八材者珠曰切象牙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也商賈貨賄者行曰商坐曰賈金玉曰貨布

帛曰賄也嬪者婦人之美稱也絲繭之已繰者枲麻之未緝者也臣妾者男女之賤者也疏材者百草根實之可食者也閒民者非若八者之有常職也轉移執事若今之雇傭為工者也於此見先王之時無一職不得其養無一民不任其職者山澤之利修所以盡人物之性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其參贊之功用豈小也哉

天官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

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下供於上曰貢貢之法有九曰祀貢曰嬪貢曰器貢曰幣貢曰財貢曰貨貢曰服貢曰斿貢曰物貢是也謂之致者使之自至而用者適於用而已上取於下曰賦賦之法亦有九曰邦中之賦曰四郊之賦曰邦甸之賦曰家削之賦曰邦縣之賦曰邦都之賦曰關市之賦曰山澤之

賦曰幣餘之賦是也謂之田野除關市邦中幣餘之
外而餘則取於田概言之也以至九功者即九職以
任萬民者也而其目則曰三農生九穀曰園圃毓草
木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曰藪澤畜鳥獸曰百工飭化
八材曰商賈阜通貨賄曰嬪婦化治絲枲曰臣妾聚
斂疏材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類是也又有九
式之法以用財而其目則曰祭祀之式曰賓客之式
曰喪荒之式曰羞服之式曰工事之式曰幣帛之式

曰匊秣之式曰匪頒之式曰好用之式是也謂之均者即量入為出之謂也由前貢賦功三者論之則先王取財之法可見由後九式之用論之則先王用財之法亦可知也所以著為一定之式而太宰皆得與聞者誠以財之出於民也有限而用之費於上也無窮而况人主侈心一生極天下之奉而不足以供其欲先王獨見於此創法立制匪徒為太平之美觀而已為可繼也詩曰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其斯之謂歟

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地官之職也虞衡掌山林澤藪之官也其職則每物先別其類厲以限之而後設其人以守之又設其法以禁之是故陽木有生意者而斬之時必以仲冬欲其堅也陰木枯木無生意者而斬之時必以仲夏蓋急於用不拘時禁也服車材也耜農器也季穉也服耜用季材者尚其柔韌之性也

斬木必以時者恐其物之竭也即所謂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聖人之仁及於草木也

地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地官之職也川衡之官所以掌川澤者也流水曰川鍾水曰澤平其守者平其所出之物舍其守者按其所守之舍犯其禁令者又從而誅罰之則人有所懲於前而警於後矣然川澤之物

果何所用哉將以供祭祀賔客之需也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也觀此可見先王制法非以專於自奉而已一為祭祀一為賔客此奉宗廟和神人之大事也取之以義不亦可見哉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臣若水通曰名者山林川澤之名也物謂其所産者也利害者物之可用及其毒惡螫噬者也珍異之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則自山林而致之者也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則自川澤而致之者也聖王非貴異物供耳目玩好而已所以備禮樂之用因地而貢不責有於無也仁義兼得之矣

論語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因子張之問從政而告之以此

利者天地自然之利而民利之為服食器用以生者也導以利其利者人君之恵也利生於天地而力勤於民及其恵也以歸於君何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撙節愛養以左右民使遂其生者則在乎君也易曰弗損益之其人君生財之道乎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因梁恵王行小恵欲望民之多

於鄭國故舉王道之事以告之也蓋王道以得民心為本也欲得民心者亦惟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爾數罟也數罟者取魚密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斧斤者伐木之器也山林者材木所出之處也數罟不入洿池者澤梁之處必有厲禁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非四寸之網不得入聚水之洿池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則不至盡洿池而取之而魚鼈之多用之不竭矣時謂草木黃落之時春則材

木勾萌夏則暢茂苟旦旦而伐之則生長之意息矣亦必設為厲禁必草木黄落然後斧斤入山林以採伐為宫室為器械之用則不至盡拱把而伐之而材木之積取之無窮矣夫如是則養生喪死皆有所備而無不足之憾而民心得矣王道不於此而基乎惜夫惠王蔽錮日深聖學不講徒知移民移粟之小而不知有王道之大使孟軻王道之事徒託諸空言也

噫

孟子曰澤梁無禁

臣若水通曰此文王治岐仁政之一而孟子舉之以告齊宣王者也澤者瀦水之處梁者絶澤而畜魚者也澤梁之利天之生物以利斯民者也文王不為之禁取魚鼈者往焉取蠃蛤者往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先王於山林川澤之利皆有禁然所禁者時爾非禁民之利也此獨言澤梁者舉一以互見之爾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文王行之其即王道之始而為三

分有二之本乎噫以四十里之囿而為阱於國中他可知也已齊宣曷足以語此哉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賔公說告晏子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藪之薪烝虞候守之暴征其私淫樂不違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闗去禁薄斂已責

臣若水通曰疥當作痎痁謂因痎變為瘧疾也梁丘據裔款齊嬖大夫也衡鹿官名麓曰薪細曰烝虞候亦官名毀關謂毀偪介之關也夫先王虞衡之官以為山林川澤也其利廣矣而晏子若以為不可而告其君者何也蓋虞衡可也守之而弗與民公共不可也自夫官為之守也始有殺其麋鹿與殺人同罪者矣壅其利也而民怨之孰若文王之囿與民共之而民樂其樂乎當是時非無虞衡之官也為之厲禁而

已利不專於上而公於民理財之大道也晏子非知王道者也一言而悟景公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先王之遺法復見其利也不亦博乎

國語周語單子曰虞人入材甸人積薪

臣若水通曰虞人掌山澤之官也甸人掌田賦芻草之事者夫位事建官所以制周故周之秩官奠厥攸司而虞衡之利興焉若山網澤各供其材凡祭祀賔容於此焉需惟正之供備而無缺神人上下咸以懷

協財之用大矣為人君者可不愛天地自然之利以

制國用哉

齊語管子曰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

臣若水通曰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

心不苟得也夫先王之制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

林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所以撙節愛養天地自

然之利以富國足民也人君治天下有志於先王之

治者可不修復之哉

格物通卷七十六

格物通卷七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脩虞衡下 貢賦附

漢順帝永建元年帝即位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

臣若水通曰鹽鐵者天地自然之利先王之世與民同之後世之君鑄山煮海欲以富强於天下至安帝收鹽鐵固非先王公天下之利矣順帝即位以遺詔

弛其禁而縱民以煮鑄懲創前弊其庶幾先王之意

晉武帝咸寧四年司冀兖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兖豫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收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臣若水通曰大水天地之災也魚菜螺蚌塡淤之田
天地之利也或決陂或留陂而反災爲利杜預權時
之宜經畫出自意外眞得度支之體矣周詩曰靡人
不周無不能止卹患之仁固如是也
梁武帝天監五年四月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
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
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
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

醯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養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與民共之

臣若水通曰甄琛口腹四體之喻可謂切至矣君之於民如口腹四體民胞物與之仁也徒知榷民之利以奉上而不知均利以養民則民日貧而君亦不能獨富矣不亦猶口腹四體與俱喪乎故周禮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摶節培養以待用無非為民也後世反

以之自為而榷其利亦獨何哉

唐肅宗至徳元載三月第五琦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臣若水通曰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為鹽院業鹽者免其雜傜私市者論以法使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當肅宗初年間關戰伐而琦也為之經營國費亦可謂能臣矣惜乎不講於先王虞衡與民同利之政爾

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八月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判度支韓滉恐鹽户減税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蔣震往視之

臣若水通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古之虞衡之官為之厲禁其實為民守之也韓滉之判度支秋霖敗鹽宜以實奏乃復為瑞鹽以進諛則是罔上賊民也以是為富國之計可乎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轉運使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

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其江嶺閒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絶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臣若水通曰山林川澤之利鹽其一也禁之是上下爭利也不禁則民相爭利也求其下不至於互爭其利上不爭民之利夫然後不失先王之意也唐至中葉起兵天下軍饟禄俸皆仰給於鹽夫以天下之大

其賦之多而専利於鹽則當時之民貧可知矣劉晏雖善理財獨非病民者乎

柳宗元零陵郡復乳穴記曰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踰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怳是祥也雜然謡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

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頼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治吾是以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昬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仁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恠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恠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

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臣若水通曰上下相與之際公而已矣上以公利之心感其下下以公利之心應其上矣柳宗元鍾乳𢾾復之說得非在人情間哉上茍以公不失民之利則利之歸於上必多故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故後之人君欲得天下之利必先公天下之利則其為利也愽矣

宋儒程顥劄子云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

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臣若水通曰虞廷之治咨益作虞周禮虞衡屬於地官參賛化育其職匪輕矣自古以來官得其人則品

物咸亨國用不匱而民賴以安自夫山林川澤之禁
弛而萬物弗若其性府庫空民用困矣故後世有圖
治之君者虞衡之脩山澤之禁乃王政之先務也
陜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
貫為無利程顥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
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
觧鹽鈔欲髙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顥曰若增鈔價賣
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

必斂

臣若水通曰鑄銅煮鹽皆山澤之利也鑄錢者利在收公權而不在於多入也論鹽鈔者利在乎廣食户羸歲入而不在乎高價也是山澤之利始以裕民終以裕國惟理之無其道則始以求利終以致害矣程頥之言其真見利害之實乎然則理財之職豈可任之匪人哉是故治天下者當知用人又為理財之本

程頥論鄭白渠書云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説以鑿涇

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潟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

臣若水通曰鄭國渠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白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三百里兩渠之利秦漢而下咸賴

之是故水利興則民食足水利廢則民食匱故自然
之利在天府事之脩在人然則水利誠不可以不講
也有裁成輔相之責者可不究哉
胡瑗在湖州置治事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
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彛善治水利後累
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臣若水通曰財用治國之首務也水利生財之大道
也是故水利興則上可以足國下可以足民矣劉彛

以治水利有功豈無自而然哉嘗有言曰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絶河患此其學之所見者也雖然天下之用皆原於心教者以是為教而學者亦以是為學水利諸事乃其心中所發之事業耳

楊時論金人入冦第二劄子有云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

臣若水通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厲山海之禁何哉盖

以天下之財多山海之所生其生也有時其取也無窮故也是故山澤之令弛而財用困矣楊時當金人入寇之急而為此言似迂闊而遠於事情矣然衣食者人之命財賦者國之命不可朝夕無者也是故欲禦寇者在強兵欲強兵者在富國欲富國者在山澤若外此以求富國之術如王安石之為則國未及富而國本已蹶矣然後知時之説為義利兩全富強之至計也奚其迂然則虞衡之職最今日所當重者伏

惟聖明留意焉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略云自漢唐以来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户口衆多賦税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户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

臣若水通曰劉晏之時天下之賦鹽居其半何脩而可以至此極也不過剥削竈户轉鬻商賈之所致爾夫以天子萬民之父母而為轉販剥削之事其於王道之愛民也不亦遠乎書曰利用厚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謂利者皆為民而言也若夫瓊林大盈之積果足以為利耶人臣為其君之深計者固當以義為利也

楊時上茶法劄子有云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

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户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以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

臣若水通曰茶者天地自然之利生人之所日用不可闕者也人君與之以利民宜矣而唐德宗時趙贊

議税茶以為常平本錢然尋即亟罷貞元九年張滂又請以税茶錢代水旱田租民猶未至於病也穆宗時王播增天下茶税率百錢增五十及為相置榷使自領之延及有宋太祖乾德五年又有私賣之禁民之受害於是滋矣仁宗始令有司會榷茶凈利均為茶租而户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揚時以為公私兩利似矣雖然書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先王之治天下義有貢賦之正而不利榷酤之私此又公私兩利

之至道也然則利害之辨為人君者可不省念之哉楊時鹽法劄子有云熙寜間有獻議再榷者方神考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

臣若水通曰利害公私之辨不明由於聖學之不講爾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以為利國之術而不知其大不利也其論鹽則曰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其法自以為詳而不知其為大踈也

自夷吾以下又可知矣宋熈寧間有獻議再榷者神宗寢其議而不行嗚呼亦悟矣語曰一之為甚而可再乎後之為人君者宜講明利害公私之極致審於王霸之辨神宗之為君管仲之為臣未足以法也

楊時鹽法劄子有云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廹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

臣若水通曰先王山海之禁所以為民畜利而已初

無所利焉後世管商功利之説興始有征其税者矣又不已則有榷其沽者矣又不已則有户攺食鹽之鈔者矣又不已則又有不食鹽而亦取其鹽鈔者矣此楊時所以感而有言乎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上之取之剥刻無所不至而望下之以義報其上不亦難乎為人君者可以思矣

楊時坑冶劄子有云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

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

楊時坑冶劄子又有云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户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為甚

臣若水通曰此二節皆楊時坑冶奏劄中語也金銀未成器謂之鑛周禮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蓋防民之竊取君未嘗利之也楊時坑冶劄子前一節懸價以與坑户以期坑冶之興後一節言以舊坑為新坑而欲禁奸欺之弊其興利除弊固無所不悉矣臣愚以為人主者天下之表上苟以利存心則下莫不競於利上下交利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上苟以義存心則下莫不趨於義上下交義而不治者未

之有也夫天下之大亨而利於正利孰過焉進言於
君者當正義利之辨苟以利言矣猶區區於得失利
病之間抑末矣
國朝教民榜民間或有某水可以灌溉田苗某水為害
可以隄防某河壅塞可以疏通里老人等會集踏勘丈
量畫圖貼說以憑興利除害
諸司職掌凡各處水道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
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横流泛溢損壞房屋田地禾稼

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踏勘丈尺濶狹及工力多寡若本處人民不敷令鄰近添助所用木石或見有支用或附近采取務要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其急於害民功可卒成者隨時脩築以禦其患

憲綱圩岸塡堰陂塘行屬嘗川體勘境內遇有坍塌壅塞務要趂時脩濬以備旱潦

問刑條例河南地方盜決及故決河防毀害人家漂失財物渰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充軍

臣若水通曰帝之命益曰往哉汝諧孔子之稱禹盡力乎溝洫王制司空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遠近興事任力盖國依於民民依於食食依於地水土之用不亦大哉害者除之利者興之而民斯樂業矣書曰民非后不能胥匡以生我祖宗拳拳保民之至意可以為萬世元后者之法矣

宣德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書吴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産木山塲宜禁民採伐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山

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不必屑屑其已之
臣若水通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為小者與民
同其利故也齊宣之囿方四十里民以為大者不與
民同其利故也君不私其利而公於民民不有其利
而忠於君上下懷仁義以相與欲天下無治不可得
矣君專其利而攘其民民私其有而遺其君上下懷
利以相與欲天下之治不可得矣此我宣宗弛山澤
之禁而與民同之雖三代公天下之心何以過此聖

子神孫所宜萬世遵之而不可忘焉者也旨哉

格物通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七十八至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蔣鳳牲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七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抑浮末上 禁淫巧奢侈附

易繫辭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創為市易有噬嗑之象也日中者當日之中也日中為市者民居有遠近以日中為期會爾交易者以有易無也噬嗑卦上離下震日中

而動又虛中可藏貨市之象夫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立市以相易則無者有所取積者有所散如是而退各得所資以安其所乃所以相濟而非相病矣然逐末之商多則務本之農少聖王有以為之制交易有時其退有節所以止而抑之者禁其舍本而務末登壟罔利者也不抑則人心競趨於利而務本者寡矣抑之使歸於農則財恒足矣奚以逐末為哉雖然縱已之欲而抑民之欲難矣故內本外

末先自人君始後之人君倡爲宮市以率天下之逐

末者可嘅也夫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彫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臣若水通曰安其居不安遊以害人也節醜者即所謂惡衣服也彫即刻鏤也幾者漆飾之有幾限者夫天之生財也有限不在上則在下故上不侈靡暴殄

之則財聚於下而民足矣節儉者君人之美德也是故古之人君寧儉以自處而不敢傷天下之財者所以陰遺其利於天下也茍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而靡所不至則何以利於蒼生哉噫秦皇漢武之事可以鑒矣

哀公問又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臣若水通曰好貨者充積貨財也固民者取於民者力也乍作迕逆人心也當猶稱也不以其所者不問理之所在也夫禮也者理也爲禮則理足以制欲而好貨淫德荒怠乍衆之失自無耳此孔子之所以警哀公者至矣厥后家臣作難而不能安其國得非縱欲敗禮之所致歟使其因孔子之言而改絃易轍則魯固禮義之國焉有不治也乎吁是固千古之大戒也可畏哉

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贊大禹薄於自奉而厚於神民豐儉各適其宜也間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惡醜也黻蔽膝也冕冠也溝洫田間水道也言德之未盛者或得此失彼可得指而議之禹則盛德渾然飲食衣服宫室皆所以自奉禹則惡之菲之卑

之祭祀鬼神所以祈報黻冕所以行禮溝洫之設則旱有所灌澇有所洩所以為民之農事也故致孝致美盡力焉豐儉適宜如此將以豐而議之則豐所當豐將以儉而議之則儉所當儉渾然合德誠無罅隙可議矣夫豐儉適宜則國用自舒矣然禹之豐儉非強為於外以舒國用而已蓋允執厥中而汎應曲當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也若規規於有意而為之非禹之學矣後世師禹之豐儉者當求禹之心學

禹之學惟精惟一而後可焉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臣若水通曰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也仍國名緡黎亦國名大室中岳也左師宋向戌也愎狠也汏亦侈也十年數之小成也遠惡後棄謂惡及遠方則人棄之也楚靈王示諸侯以侈於是乎不振矣王會諸侯於申濟霸之基也而況宋之向戌鄭之公孫僑諸侯之良也貫在會焉椒舉責之以禮尚慮有失況示之以侈乎二子所以逆知王之敗者誠以其無禮以自檢也然則為天下守財者其可不以

禮乎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吾先大夫子常易

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若水通曰闔廬吳先君光也子西楚令尹子申也宮室不觀謂所居宮室無觀美臺榭也三宿以上曰次一宿曰宿用之日新謂用之爭戰日新不已也昔孟子有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闔廬以勤身節用而興生於憂患者也夫差以過慾敗度而亡死於安樂

者也二君奢約之政不同成敗之迹頓異無他亦一在乎敬肆之間而已後之為君者宜鑒焉

國語魯語莊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

臣若水通曰桓宫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椽頭也為猶

使也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攝持也先君桓公

替滅也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已止也夫

生財之道本乎節用禁淫巧又節之大者莊公之為

桓宮也欲丹其楹而刻其桷廢先人之儉而替其德

充是以求何所紀極是故漸不可長也夫人君好淫

巧天下法之皆淫巧而天下危困矣人君能戒之以

節儉則天下法之皆節儉則天下安富矣可不慎乎

晉語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臣若水通曰襄子知伯瑶也美麗好也士茁知伯家臣夕見曰夕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險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上茂盛冬夏有䕃故土不肥夫堯舜茅茨土階故巍巍莫及焉苟不務修德而徒美其宮以自安焉能庇天下乎是不可以為民上矣士茁

以美室而知知氏之不安人也而懼其將亡亦曰知
哉為人上者其毋興土木之役可也
楚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
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
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
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且夫私欲宏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
遠者距違

臣若水通曰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章華地名於目則美德則否也縮取也騷愁也離畔也邇境内遠鄰國也葢嘗聞之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而土木之崇高不與焉靈王以章華之臺為美不亦異乎上下内外小大遠邇怨違胥興而楚之殆也無日矣人君欲上下内外小大遠邇之歸慎乃儉德無輕動土木之役哉

楚語王孫圉曰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

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臣若水通曰圉楚大夫王祭祀之玉也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所以為兵也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相者夫天下之寶一也寶得其寶則昌寶失其寶則殃若王孫圉之論六寶是誠國之

寶矣就六者而擇之聖為上山林澤藪次之珠龜金玉又次之後之主國家襲世珍以供玩好者謂之尤物移人可也其於寶也何有

晉武帝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又曰所寶惟賢故物聚於好也人君能惟賢是寶則異物不至矣不待乎焚之而後絶也雉裘非可焚之物殿前非可焚

之地武帝此舉無乃為名矣乎未幾羊車耽樂儉不克終矣噫人君之德尚務其實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

晉武帝太康二年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畜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臣若水通曰財生於天地而聚散則由乎人也故民財聚者民聚而國昌民財散者民散而國亡聚散之機在儉侈之間而已爾晉自石崇王愷以鬬富名天下風俗自趨於靡傳咸之言救弊之藥石也惜乎君不知體儉于上而臣民不知從儉于下晉因以亡矣嗚呼惜哉

晉穆帝永和七年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

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

臣若水通曰秦王健氏酋也抑奢從儉善政一行遂據有關中之地況中華之大君其可不思所以從事於恭儉以為國家不拔之基哉

格物通卷七十八